

李安期

陸元朗

姚思廉

孔一

祿亮

張元素

歐陽詢

顏師古

蕭鈞

竹居狻廬

全唐文

卷一百四十六之一百四十八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目錄

李安期

對高宗用才當忘親讐論

孔穎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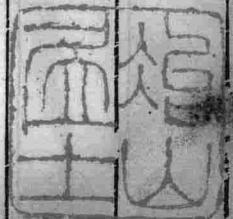
明堂議

易正義序

尚書正義序

毛詩正義序

禮記正義序



春秋正義序

對論語問

歐陽詢

藝文類聚序

大唐宗聖觀記

蘇頌用筆論

傳授訣

題諸家書帖

夢奠帖

臨川帖

西臨寺碑

陸元朗

經典釋文序

勅建廣武山觀音寺碣

陳敷與左山贈音寺函

驗典釋文札

劉天簡

西朝書牒

謝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

李安期

安期宗正卿百藥子貞觀初累除主客員外郎龍朔中爲
司列少常伯參知國事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
卒諡曰烈

對高宗用才當忘親讐論

十室之邑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
薦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
爭噤默以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四十六
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

孔穎達

穎達字仲遠冀州衡水人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
中累除太子右庶子加散騎常侍封曲阜縣子拜國子祭
酒圖形凌日
一十二年卒贈太常卿諡曰憲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
以爲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又尋後勅云爲
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按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

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
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
聖王示儉或有剪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
恒然猶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尚陶匏用繭
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綺閣凌雲考古
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
以茅祭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基上
下防惟是基下旣云四面無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
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

師祖又豆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層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所以朝覲祭祀並皆在廟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愚表下羣臣詳議焉

易正義序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

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元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亾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

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
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
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
氏非爲教於孔門旣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
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
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注云陽
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
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時陽氣猶在何得
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旣

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
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
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
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
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
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
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

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
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
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
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
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太學助教臣
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
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勅
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
道下益將來故敘其大畧附之卷首爾

尚書正義序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詞舉宏綱而

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
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
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既乎七雄已戰五
精未聚儒雅與深筭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
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
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
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
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

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
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
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
因循帖釋註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
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親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
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語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
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
平流震驚颺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

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掉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
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
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
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
所聞見覽古今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
削其煩而增其簡此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
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
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
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

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
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
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畧陳其事
敘之云爾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
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
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
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

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
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
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
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
寡中古政繁亦謳誦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
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
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
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
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

西申公騰芳於馮郢毛詩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
鄒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
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
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
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
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
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畧而反
詳或宜詳而更畧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
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

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仕郎守四門
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
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
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晉耀等對勅使趙宏智覆更
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
載之於卷首云爾

禮記正義序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
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醜感陰陽

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
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
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
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
以制之豐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
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
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亨之濫觴土鼓乃雲門
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
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

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
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
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
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
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
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
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頽
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
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

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
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憲
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
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
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
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
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
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遠
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

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
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
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旣別不可因循今奉勅
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
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
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
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
東門祭酒臣范義頽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

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元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春秋正義序

夫春秋者記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理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

爲之務可不慎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慎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彰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綿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蘊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

不用虛嘆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
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則一字所
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繡斧之誅所謂不怒而
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
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絕其前漢傳左
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
卿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
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
解傳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

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
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休蘇寬劉炫然
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傍
攻賈服使後進之士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
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
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
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
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甚非其理也雖規杜過
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其後按僖公三

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注云郤缺稱人時未爲卿
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穀戰同按穀戰在葬晉文公之前
何得云背殯用師以微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有
背殯用師何得云與穀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
不省覽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
漆閭邱來奔公以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
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
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
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兒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

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况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刑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守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

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
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對論語問 日用要法 卒後其善華林其旨要

聖人設教欲人謙己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
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
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
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元默使深不
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眾若其位居尊極炫耀
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孔穎達 歐陽詢

亾莫不由此也

歐陽詢

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武德中累擢給事中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卒年八十五

藝文類聚序

夫九流百氏爲說不同延閣石渠架藏繁積周流極源頗難尋究披條索貫日用宏多卒欲摘其菁華採其旨要事同游海義等觀天皇帝命代膺期撫茲寶運移澆風於季俗反淳化於區中戡亂靖人無思不服偃武修文興開庠

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懷荆玉以爲前輩綴集各抒其意流
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徧畧直書其事文義旣殊尋檢難
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
相從號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
之爲事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俾夫覽者易爲功作者資
其用可以折衷今古憲章墳典云爾太子率更令宏文館
學士渤海男歐陽詢序

大唐宗聖觀記

夫至理虛寂道非常道妙門凝邈無名爰名爰自太始開

圖混元立極三才奠處萬品流形莫知象帝之家未覩谷

神之城希夷瑣閉

一作 闕

溟滓封寄及夫鳥跡勃興隱書詮

奧至化因茲而吹萬元教由是以開先聖聖襲明道德授

受於是混元之教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矣宗聖觀者本名

樓觀周康王大夫文始先生尹君之故宅也以結草為樓

囚即為號先生稟自然之德應元運而生體性抱神韜光

隱耀觀星候氣物色真人會遇仙輶北面請道二經既演

八表向化大教之興蓋起於此矣茲觀中分秦甸面距終

南東眺驪峰接晴嵐之浥浥西顧太白粲積雪之皚皚授

經之古殿密清絡牛之靈木特立市朝屢易仙跡長存物
老地靈每彰休應卿雲日覆壽鶴時來樹無窠宿之禽野
有護持之獸文始藥井幹瓚未墮老君輦車確然不朽至
於穿窬盜竊進退自拘似有繫維悉皆面縛昔周穆西巡
秦文東獵並枉駕回轅親承教道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
立宮於觀北崇臺虛朗招徠雲水之仙閒館錯落賓友松
喬之侶秦漢廟戶相繼不絕晉宋謁版於今尚存實神明
之奧區列真之會府後魏文帝變夷風於華俗立仁義之
紀綱崇信教門增置徒侶有陳先生寶熾潁川人夙有幽

逸之姿幼懷林壑之趣松風入賞名嶽留連玉皇之道旣
宏銀榜之宮雲構續有王先生子元言窮名象思洞隱微
念在元空累非外物含神旨靜儀聖作師並德音孔昭鬱
爲宗範周太祖定業關內躬受五符隋文帝沐芳禮謁獲
聞休徵迨隋將季政教陵遲六飛失馭四維圯絕夷羊在
牧蜚鴻滿野家習兵兇民墜塗炭皇帝命世應期榮鏡區
宇戡難靜亂亭毒無垠廣大配乎天地光華方諸日月數
階庭之冀茲聆鳳和鳴照景星於元雲觀麟郊藪緝禮裁
樂化俗移風農夫勸於時雨隴餘滯穗工女勤於蠶績杼

袖不空九服韜戈三邊靜柝西戎革面東夷獻舞朔南洎
聲教漠北盡來王德化遐漸無幽不暢三善克懋非假二
疏一有元良萬邦貞固照均天縱道契生知篤尚元根欽
茲聖躅以武德三年詔錫嘉名改樓觀爲宗聖觀宸扆興
念纂胄所先啟族成家鼻於注史得一以靈蹈五稱聖弱
爲道用柔爲至堅損之又損以至於益瓜瓞縣長慶流悠
寢爰初啟祚致醮靈壇自然香氣若霧霏空五色雲浮如
張羽蓋七年歲惟作噩月在黃鍾六轡齊驥百辟咸從親
幸觀所謁拜尊儀軒后之詣崆峒神農之上石室順法行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四十一
禮異代同規觀主岐平定精金格之書究玉笈之文知來
藏往盡化窮神豫鑒天休贊宏景福法師呂道濟監齋趙
道隆玉器凝潤鶴情超遼辨析連環辭同炙輠對敷天旨
妙沃帝心乃謂片言小善尚題紺碣矧夫皇輿迂駕挹酌
希微大道資始鑪錘萬物不有刊勒其可已乎侍中江國
公陳叔達朝宗羽儀詞才冠秀奮茲洪筆爲製嘉銘

月筆論

有翰林善書大夫言於寮故無名公子曰自書契之興篆
隸茲起百家千體紛雜不同至於書妙窮神作範垂代騰

芳飛譽冠絕古今惟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然去之數百
年內無人擬者蓋與天挺之性功力尚少用筆運神未通
其趣可不然歟公子從容檢衽而言曰僕庸瑣愚昧稟命
輕微無祿代耕留心筆硯至如天挺功力誠如大夫之說
用筆之趣請聞其說大夫欣然而笑曰此難能也子欲聞
乎公子曰余自少及長凝精翰墨每覽異體奇跡未嘗不
循環吟玩抽其妙思終日臨倣至於皓首而無退倦也夫
用筆之法急促短搨迅牽疾掣懸針垂露護屈蛇伸灑落
蕭條點綴閒雅行行眩目字字驚心若上苑之春花無處

不發抑亦可觀是余用筆之妙也公子曰幸甚幸甚仰承
餘論善無所加僕見聞異於是輒以聞見便耽翫之奉對
大賢座未敢抄說大夫曰與子同寮索居日久既有異同
焉得不敘公子曰向之造次濫有斯言今切再思恐不足
取大夫曰妙善異述達者共傳請不祕之粗陳梗概公子
安退位逡巡緩頰而言曰夫用筆之體會須鈎黏纔把緩
繼徐收梯不虛發研必有由徘徊俯仰容與風流剛則鐵
畫媚若銀鈎壯則啣吻而嶻嶭麗則綺靡而清適若枯松
之卧高嶺類巨石之偃鴻溝同鸞鳳之鼓舞等鴛鴦之沈

浮彷彿兮若神仙來往宛轉兮似獸伏龍遊其墨或灑或
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勢隨其變巧藏鋒靡露壓尾難討忽
正忽斜半真半草唯截紙稜擎捩竊紹務在矜實無令怯
少隱隱軫軫譬河漢之出眾星崑岡之出珍寶既錯落而
燦爛復趨連而埽撩方圓上下而相副終始盤桓而圍繞
觀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用筆之趣信然可珍竊謂
合乎古道大夫應聲而起行吟而嘆曰夫遊畎澮者詎測
溟海之深升培塿者寧知泰山之峻今屬公子吐論通幽
洞微過鍾張之門入羲獻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後昆中心

藏之蓋棺乃止公子謝曰鄙說疎淺未足可珍忽枉話言
不勝慚懼

合平古傳授訣

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
面停勻八邊俱備長短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疎密欹
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可瘦瘦
則形枯復不可肥肥則質濁詳細緩臨自然備體此字學
要妙處貞觀六年七月十二日詢書付善奴

題諸家書帖

貞觀六年仲夏中旬初偶詣蘭若猥辱見示諸家書徧得
看尋可以頓醒滯思各甚嘉妙今昔孰爲比肩至於興歎
耳珍重珍重因書此敘於其後渤海郡率更令歐陽詢記
之二十餘至番國此水太平於會豐類果士卦卦卷乘舟
靜而思之勝事莫復過此氣力弱猶未愈吾君何當至速
附書必向饒定須寄信意歐陽詢呈

五月中得足下書知道體平安吾氣力尚未能平復極欲
知君等闕息比憂散散不可具言不復歐陽詢頓首頓首

夢奠帖

仲尼夢奠七十有二周王九齡俱不滿百彭祖資以導養
樊重任性裁過盈數終歸冥滅無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
不想老而不死形歸邱墓神還所受痛毒辛酸何可熟念
善惡報應如影隨形必不差二

韓而思臨川帖其對面其處亦與餘來食等皆何當至矣

年二十餘至番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眾士往往湊聚每
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
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
有雅致彭君摘藻特有自然至於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

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

西林寺碑

蓋聞不生不滅圓照偏知無去無來冥機虛寂言語既窮
心行跡斷利見鹿苑興誦誘之權倚迹驚山導汲引之路
一音稱物隨類得解三達教闡迷途自識慧日騫幽法雨
遐濟德暢忍土是謂能仁然喻月譬鏡宜有隱顯髮髯宗
極仰資圖鑄道冠域中金剛爲大故神塔湧見靈相望先
有曇比丘俗姓竺氏本爲趙將知若器之難安悟浮生之
易盡以榮利爲桎梏視名聞爲羈絆屏棄諠囂專修冥寂

金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一
虛舟觸遠津度罕槩元風獨扇息心無侶匡阜北嶺地接
層峰日月之所縈迴雲霧之所蒸液激白水於紫一作青霄

照離暉於石鏡南瞻五嶺北睇九州貞遯忘歸幽棲是卜
法師秉心萃止負錫來儀樹宇山間游情梵表及遷卽化
藉草巖間有息慈慧永河內繁氏高足稱首人師物匹儀
無虛位理必淵湮服道御身宏善備物形性兩忘寃親等
觀故異香入室猛獸馴階紹修主業安禪結宇晉光祿卿
潯陽陶範慕彼清聲遊茲勝地崇信正道擁篲式閭爲出
俗之藩籬爲入室之峙欂興建佛寺締構伽藍指景瞻星

鳩徒揆日薙草開林增卑架獻夷峻一作峻築臺一作堂疏巒

抗殿長廊繞澗斜砌環池一作流冬燠夏涼經行畢備命曰

西林是歲太和之一年永公化緣將盡曾無憂生之嗟冥

照幽通豈若逆旅之舍其日山房晦寂側塞幡花洞戶疑

深鏗鏘音樂歡喜合掌奄然終謝年八十三法師運載羣

品舟梁大法翺羽蠢族咸知締向賈遠法師德高人師道

被幽冥能屈萬乘之尊申其再三之敬相望江海獨在伊

人言發響依契同符合自爾戒定接式龍象咸泊感不虛

至切有歸焉但年代摧薄寺宇凋敝梁天監三年有恩律

師聿來憩止掄葺道場大隋握鏡天下文明慧達禪師太
原王氏廓六度以爲津構四禪以爲室世歸至德物仰高
韻爲善終日匪憚劬勞自東徂西興建佛事爰自金城至
於淮水亘陸遵渚莫匪教門宅古棲空因心自遠虛室生
白房攏引靄四部翹誠頭目頂禮禪師報云欲道場營建
七間重閣勸募之侶咸百其誠以大業二年爰戒匠人匪
日斯就逶迤飛閣秀出于霄延表層軒俯視無地爐香與
峰雲共鬱鐘聲與幽谷合響有頃達公欲往長沙模寫瑞
像及刻優填王像卽輕舉扁舟俄而旋返所造法身光相

殊特勢超鎔楷功踰琢磨丹蘄競姿紫銑爭耀力雖人就
妙乃神輸大業七年達公寂滅次有東林道生法師樹明
因於往劫襲慧果於今生忘已濟物纂修欣緒寺僧智正
等以樹道風於長世詒德範於來業莫若勒茲紺碣題以
元碑寓言雕篆稽首作領乃爲銘曰

二儀肇判萬品流形

闕

愛煩惱續紛靡寧三彰四倒瘰惑

焦明十纏九結寵辱相驚迴迴三界輪環四生慾流長驚
薪火不停誰其拯物獨有能仁紆情紆識卽果明因開方
便門示彼元津雨大法雨洗滌深塵佛日雖隱宏道在人

爰有開士粵來萃止鏟跡銷聲為法忘已置想依空求真
得理異人載挺大法舟航希蹤祇樹標建道場披蓊剪棘
抗陸游梁切漢于霄含星浴日巖谷虛靜樹林閒謐宴坐
經行道糧權實法門無二義揆歸一總駕大乘始終竟畢
像教有形取諸相質靈宇方固金剛不遷希彝至道緬邈
遐年須彌有盡法炬長燃咸慕偈讚敬勒雕鐫

陸元朗

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初為秦府文學館學士補
太學博士貞觀初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

經典釋文序

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間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文詳畧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而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聞指要夫筌蹄所寄惟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斯富哉言乎大矣盛矣無得而稱矣然人稟二儀之淳和含

五行之秀氣雖復挺生天縱必資學以知道故唐堯師於
許由周文學於虢叔上聖且猶有學而况其餘乎至於處
鮑居蘭翫所先入染絲斲梓功在初變器成采定難復改
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豈可易哉予少愛墳典
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存著述粵以癸卯之歲承乏
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况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
端競生穿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旣職司其憂寧可視成
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
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

三帙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古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畢
詳訓義兼辯質而不野繁而非蕪示傳一家之學用貽後
嗣令奉以周旋不敢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但代匠指
南取笑於博識既述而不作言其所用亦何傷乎云爾

勅建廣武山觀音寺碣

王世充竇建德爲讐大邦我秦王赫然斯怒罪人乃得班
師凱還駐蹕廣武值夜雨作而東南雲際光焰射天燭見
觀音菩薩金身畢露王頓首拜瞻喜謂羣臣曰乃者武事
告成天授神祐厥功溥哉遂勅建茲寺因名焉工訖乃樹

碣以紀其歲月云爾時武德五年也

...

...

...

...

...

...

...

...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七目錄

褚亮

聖製故司空魏徵挽歌詞表

諫獵表

對建國判

與暹律師等書

金剛般若經注序

十八學士讚

顏師古

幽蘭賦

聖德頌

策賢良問五道

為留守羣官謝恩詔表

論薛子雲等表

論封建表

議明堂制度表

蘇高請撰王會圖奏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四十一

定宗廟樂議

太原寢廟議

明堂議

功臣配饗議

嫂叔舅服議

安置突厥議

宋書長安王

安置突顯

數味異顯

故習顯

則堂顯

大顯

安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七

褚亮

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初授秦王文學預十八學士之列
貞觀初爲宏文館學士拜通直郎散騎常侍十六年封陽
翟縣侯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諡曰康

聖製故司空魏徵挽歌詞表

臣亮言伏見聖製故司空鄭國公挽詞十首詞窮清曲理
備哀傷漢武北管之書更慙追遠魏文南皮之歎取愧悼
亾與辰緯而相暉隨鍾石而俱振魏徵早逢興運譽美當

金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一
朝爲聖主之賢臣預能官於多士出納通顯憑藉寵私忠
誠所到心力同盡而逝水不追清徽永謝樹碑荒壠已叨
相質之文哀歌泉路復降高堂之曲事重一時榮流千載
臣趨侍學林竊觀睿藻不入玉山屢逢盈尺如遊珠水常
靚照車慶抃之深唯知舞蹈不任下情

諫獵表

臣亮言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
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
業旰食思理廢寢憂民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軫軫之

游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
上觀上林之手搏迴玉鑿而藉豐草引金陣而滿平原盡
心目之娛翫置采之樂發彫弓而迫狡兔飛勁矢而摧高
鳥斯固畋弋之恒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
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強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
長戟纔搗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在左夏育居前卒然
驚竄事生慮表如或近赴林藪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
犯宮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
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臣叨逢明代遊宦藩邸身

漸禁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

越官德之

對建國判

典同置臬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或告

其越司視事詞云知無不為判

定之方中作為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常居黃道晝參

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乃無

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

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妄為荀息之詞人亦

有言自貽伊咎

與暹律師等書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靡託於邑良深春暮清和道體
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嶽創立僧宇此山
蘊蓄奇祕控接烟霞削峰累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爲勝地
賢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厥道與廢宏之在人
且棟樑三寶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眾尤待鴛鷺之羣法
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眞俗實宜共化蒼生升於彼岸且遠
人屈已存乎應物大德忘名唯在伸教理必宏濟無隔遐

邇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遙蹤可擬王珣
精舍清塵不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金剛般若經注序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
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
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踏駁而趨捷徑豈同
日而言也潁川庾初孩早宏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
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
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

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矐砥途而太息屬
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
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樽自
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
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象法之梁棟變
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鷲嶽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
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
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元宗鬱
爲稱首歲惟闍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依

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
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琳遠俯視安生獨
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
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十八學士讚

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

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

一作身立名揚

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

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

記室考功郎中于志寧

古稱益友允光斯職蘊此文辭懷茲諒直

軍諮祭酒蘇世長

軍諮諧矇超然辨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

文學褚亮

道高業峻神氣清遠學總書林文兼翰苑

文學姚思廉

志古精勤紀言實錄臨名殉義餘風勵俗

太學博士陸德明

儒術爲貴元風可師儔學非遠離經在茲

太學博士孔穎達

道充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挾辭颺起

主簿李元道

李侯鑒遠雅量淹通清言析理妙藻推工

天策倉曹李守素

賢哉博識穆爾清風游情文苑高步談叢

記室參軍虞世南

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世並包六藝

參軍事蔡允恭

猗與達學蔚有斯文冰霜比映蘭桂同芬

參軍事顏相時

六文科籀三冬經史家擅學林人游書史

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

槐市騰聲蘭宮游道抑揚辭令縱橫才藻

著作佐郎薛元敬

薛生履操昭哉德音辭奔健筆思逸清襟

大學助教蓋文達

言超理窟辯折談風蒲輪遠聘稷契連蹤

軍諮典籤蘇勗

業敏游藝躬勤帶經書傳竹帛畫美丹青

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

劉君直道存交守信雅度難追清文遠振

顏師古

師古字籀雍州萬年人高祖朝授中書舍人專掌機密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子遷祕書監宏文館學士

貞觀十九年卒年六十五諡曰戴

幽蘭賦

惟奇卉之靈德稟國香於自然儷嘉言而擅美擬貞操以
稱賢詠秀質於楚賦騰芳聲於漢篇冠庶卉而超絕歷終
古而彌傳若乃浮雲卷岫明月澄天光風細轉清露微懸
紫莖膏潤綠葉水鮮若翠羽之羣集譬彤霞之競然感羈
旅之招恨狎寓客之流連旣不遇於擗採信無憂乎剪伐
魚始陟以先萌鶻雖鳴而未歇願擢穎於金陛思結蔭乎
玉池泛旨酒之十醞耀華燈於百枝

聖德頌

緬尋遐代詳觀往冊五勝質文三正沿革亂多化渺明寡
晦積炎精旣淪大運斯斲茫茫率土黠焉已夕皇矣大聖
誕受天符雲飛九域電擊八區共工慝斃涿鹿妖除枝換
斯撤欂櫨靡餘建武戢刃偃伯駢車蠲苛削密求瘼恤隱
琴瑟更張銜策俱盡滿堂已樂聲誦猶軫扇暘垂仁泣辜
流憫吏勉端潔民歸愿謹肅恭禋祀祇事上天永惟孝享
式備吉蠲外崇耆耄內睦親婣歲時練續春秋醴饘莞嫠
是恤痾瘵斯痊閭閻外戶馬牛內廐吠畝相移康莊交讓
勿用桴鼓無虞亭障晝納鮫人朔班狼望至誠感慶休氣

致祥馴擾一角棲集五章華平挺幹朱草曜芳良耜畷
多稔穰穰國儲億庾家登萬箱旄彼髦彥任仗忠力光被
心膺列居槐棘如砥之平如矢之直淑慎微務精明品式
菁菁者莪芄芄彼棫修容禮闈翱翔書圃談極五際翫慕
三古杳眇義窟恢台學府儒墨兼陳申韓迭去豈資伯亮
寧勞封鉅德音高朗絲言昭普黃竹麗章柏梁清引沈鬱
淡雅疎通敏迅抽演闕文網羅遺韻孰登奧室罕窺牆仞
妙心洞達神筆允從磔硤新勢奮發奇鋒珪稷鈎婉露散
煙濃竦同企鶴蔚若據龍豈唯於趙信乃過鍾道惟天縱

藝兼人術用而不知速而不疾至德無象微言罕術玉裕
桂宮金植蘭室禮極敬愛行歸忠一天下文明日月貞觀
百神受職三靈叶贊泰階既平光華常煥超軒跨昊騰周
軼漢萬壽無疆永延遐算

策賢良問五道

第一道

問天生蒸庶樹之司牧立化成俗闡教宏風譬璽印之抑
塗若盤盂之置水汗隆各隨所齒方圓在其所制夏后尚
忠之政固以率服萬邦殷人先敬之道亦足儀型百姓亟

從革變靡定沿襲所貴雖殊同歸於乂先聖設法將不徒然厥意如何佇問詮釋

第二道

問夫雜用霸道不純德教是非稽古何以稱強權宜一切寧可垂訓其理隱微其說安取且設官分職非賢不任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良由言行相違名實乖舛情態難覩蘭艾莫分藻鏡銓衡若其混糅如何審綜察茲優劣八觀之術往彥所陳七繆之郵非無前說澄汰糠粃其可必陳何謂七繆宜具條錄勿致闕遺又西京課吏其法何以鄴洛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四十一
九
考功眾議孰得且公卿已下員祿素定量其間劇職務纔
舉而散官一色多乏器幹縱非鄙弱則有疵瑕至於銜命
諸方承旨出使按察撫勞絡繹相趨若差職事之人則於
官曹闕廢如其專遣冗散又致前途虧失彼此難周未能
通允欲施何法使得兼濟又二代寮案大數幾何用官詳
備遣人可觀準望聖朝繁省何若自秦及漢掌外使者何
人當塗典午出邦畿者何職書傳所說可得而言職達化
方久應商畧旣無礙滯悉俟敷陳

第三道

問潔已以進陳諸往冊平康正直彰乎前訓修身勵操俱
曰可稱攝職當官何者尤切必能兼善其利溥哉互有所
長宜甄先後今既舉茲二事欲委共康廣扇清風大矯流
俗施行條教可用率下使人懷冰玉之心家有素絲之節
軌物昭範佇觀表儀若在姬周號稱多士嬴氏居位亦有
賢人誰修廉潔之道孰當正直之舉爰及兩漢魏晉已來
厯載遐長廉直眾矣其間尤異凡有幾人必須具列姓名
分條事迹無或非當意狀殊違先古有言惟德作乂既充
廉潔之選又應正直之科誠宜追蹤曩人尚想同志並驅

前烈誠可比肩仰企高山誰者弗逮當仁不讓寧假搗謙
近取諸身豈或涯分無而爲有是則非廉虛美雷同又乖
正直兼茲學植理必該通原始要終當盡宏博

第四道

問學以從政昔賢令則博文強識君子所尚結髮升朝敷
衽受職開物成務率由茲道是以登高能賦可列大夫試
諷籀篇乃得爲史然而算祀悠邈載籍實繁鑽仰雖多罕
能擇練今將少論古昔庶異見聞勿用浮辭當陳指要九
流七畧題目何施八體六書名義焉在三皇五帝諸說不

同列次分區誰者爲允翠媯元扈臨
而安得綠純黃玉
所表其奚事陰康驪畜行序孰當封鉅大填胡寧游處彤
魚昌漢出何典誥窮蟬聲望厥類惟何管仲文錦旣醜何
貴子產深鍊實厚何俾周鼎所存識者幾物齊鐘所釁卒
用何牲罷紕諸侯何名三十六都衰貶將相何謂三十一
人至如象葉之精乎棄日木雞之巧乎異端著於簡牒何
所沮勸學綜古今想宜究悉一二顯析無憚米鹽

第五道

問八政所先食貨居首萬商之業市井爲利菽粟稻粱饑

錢定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一
二
饑足以充口布帛絲纊寒暑足以蔽形生靈所資莫此爲
急爰及室宇器械同出五材皆稟造化之功取者得供其
用而龜貝之屬何故爲寶競取而多誰所創意錢幣之作
本以何施億兆賴其何功政教得其何助若夫九府之法
於何貿遷三官所統又何典掌未知乘時趨利濟益深淺
起僞生姦有何虧敗九府之名欲知其九三官之號何等
爲三宜各指陳務令可曉子紺稱貴文飾何如赤仄殊形
以何間錯又賣穀極賤則農夫劬勞而不給糴價翔踊則
工商窘乏而難振爲政之道患在不均設法籌算去其太

甚使夫荷鍤墮耒阡陌之用獲饒作工通財倉廩之儲不
匱又糴三舍一起自何人以母權子云誰所建各申何法
厥利焉如今欲修之孰可孰不可亦宜辨說不可曖昧佐
時經國此亦一隅既膺斯舉何所興讓聊動翰墨豈申餘
勇

為留守羣官謝恩詔表

臣某等言守太常少卿崔敦禮至京師俯降神筆曲垂誨
獎祇奉欣戴伏深抃躍臣等詳觀史策歷選前王損益相
承質文遞變遺風餘烈昭然可觀自堯舜之後殷周已降

政道躋雜淳風斯寢干戈日用喪亂宏多悠悠千載莫能
澄廓况乎有隋失德區宇分離九鼎鳧飛八紘魚爛圓首
方足俱委骸於原野蹠實排虛同取斃於兇毒亂極則治
月歸河清啟期天祚攸底陛下獨運神武援手濡足

陶甄庶類屈已忘勞日月之所照臨天地之所覆載皆受
更生之賜俱荷裁成之力加以留情庶政昧旦丕顯掃滌
煩苛澄清禮樂遠邁開闢之功牢籠帝王之表時和歲稔
玉燭遐被嘉祉靈貺金英自臻朱明炎暑聊因多暇暫迴
鸞蹕巡幸甘泉伏承攝衛攸宜聖躬萬福下情慶幸率土

法恣心擅行殺戮是無憚也詐云格殺表奏求賞是罔冒也陛下法司推窮事須歸實而遞相枝蔓希冀恩澤挾僞干真是要君也自古節義之人亦有讓死之事皆爲臨危遇厄事不獲已愛敬君親亾身棄命豈如子雲等明白故犯懷詐藏姦朋黨比周違經亂法於義無所取於禮無所勸其罪不可恕其源不可開且法司之體職當察獄義無縱濫不得阿容二人雖則讓辜王司須定實罪不言殺人之道何者合坐專述相讓之辭以爲盛美亦非守職務據正法也若使二人皆承則不知罪之所在如其二人並

諱復欲何以斷之臣聞愚者之言聖人擇焉脫有可採伏
願許察輕塵聽覽伏增戰慄

論封建表

臣師古言臣伏聞前年陛下親發聖慮將降明勅博問卿
士議欲封建斯誠天機獨悟妙策深遠既合事宜實惟治
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欲追法殷周遠遵上古天
下之地盡爲封國庶姓羣官皆錫茅社或云凋弊之後人
稀土曠封建之事並未可行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中何
者今古異俗文質不同不可空採虛名以乖實效若卽廢

罷州縣分爲列國無功而受封爵庶姓而專臣吏非直於
理不合亦自制度難成至於磐石之基實資藩屏皇枝帝
子維城是寄伏以漢祖撥亂懲艾前失大啟九國雜行霸
道規模宏遠歷祚延長近代澆浮不樹宗子雖有王侯之
號了無藩輔之實故易爲傾動顛而不扶前哲往賢論之
已備臣愚以爲當今之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
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
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爲非協力同心
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命分諸子各就封之爲置官僚皆

一省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
一定此制萬世永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
慮臣輒獻愚管伏聽採擇塵黷非宜退增戰懼惶恐謹言

議明堂制度表

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
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以前
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卽爲大唐明堂
足以傳於萬代何必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若恣
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

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
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自
為節文不可謙讓以淹大典

請撰王會圖奏

昔周武王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
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
會圖

封禪議

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款謁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

爲壇下陟預申齋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旣表重慎之深
兼示行事有漸今請察於山下封於山上四出開道壇場
通儀南面入升於事爲允今請山上園壇廣五尺高九尺
用五色土爲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前升自南陛而
就行事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用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爲
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儻無此石皆應取自
他山所以不爲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藉其縝密
而近代儀注更名石礧礧非稽古之文本無義訓可尋羸
縮之間貴在折中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

爲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
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
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若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
卽以爲封匪唯嚴祕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
乖爽今請於園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旣訖加五色土築
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
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靡實貴精確况乎三神壯觀萬代
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琦傳之無窮
永存不朽至於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

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旣以跨躡前蹤盛典
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八寸廣厚各五寸
玉檢厚二寸其印齒疎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
本資實用豈云巧飾今旣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
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並弗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
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
九垓威橫八極靈祇不愛其寶兆庶無得而稽但當贊述
希夷以攄臣下之至具祭壇之例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
記百神固宜刻頌顯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石闕別樹事

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寶而弗用
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於羣下受命之
璽登封則用昭事上元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
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卽事而言請並更造旣順肅虔之理
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
自外委細不載於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議曰
謹下愚管具錄如前庸疑之言不足觀采但封禪大禮舊
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
封倪寬專贊其決逮乎光武梁松獨尸其事搢紳雜議不

知所裁至如流俗傳聞記注臆說未嘗從事徒有空言乖
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誥自君作古聞
諸往冊方今台鉉佐時遠超風后秩宗典職追邁伯良究
六經之妙旨畢天下之能事納於聖德稟自宸衷果

行文質斯允

文苑英華載別本同異
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聞具件如右但封

詔旨集公卿及儒

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
詳昔在元封時主博採羣論建武有司亦稟成規至如記
注近書委巷浮說不足憑據無所取材且夫沿革不同著
於往冊自君作古實惟令範聖朝丕業方貽萬載臣下庸
蔽不敢專決請垂鑒察克斷宸
衷謹錄奏聞伏聽裁擇謹議

定宗廟樂議

近奉德音俾令釐革嘉名創立實宜允副伏惟聖祖宏農
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
瓜瓞詩云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德虞
夏二代發禎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
各爲辭太祖景皇帝迹肇漆沮教新豳岐胥宇之志旣勤
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允今遐遠之期惟
天所命以長福祚流於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
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啟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
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

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
武皇帝膺期馭歷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
福申茲多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
成謂其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
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
德載物凝輝麗天易曰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
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謹議

太原寢廟議

伏承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悉以議聞伏

惟聖情感切永懷纏慕思廣蒸嘗事深追遠但究觀祭典
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欲下土別置至若周之豐鎬
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其郡國造廟爰
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
禹韋元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
毀自斯以後彌歷年代輟而弗爲迄今永久按禮記曰祭
不欲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睿哲之
格言皇王之通訓况復導揚素志實昭懿則俾遵儉約無
取豐殷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祐有乖先旨靡率舊章垂

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衷不遺至性罔極固宜勉割深
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式光萬代列採搢紳僉曰惟允
謹議

明堂議

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簡牘全文莫覩起自黃帝
降及唐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
舛駁互執所見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
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從橫典籍廢棄暴秦
酷烈經禮湮亾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爲準的理實蕪昧

然周書之敘明堂記其四面則有應庫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穩括又云王居明堂之篇載帶以弓鞬於祠高禘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爲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班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宸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太寢也尸子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

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
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後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
原夫負宸受朝常居出令旣在皋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
哉孝經傳曰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廣集楮
紳言論紛紛終以不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
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
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起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
大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
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

鄭元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穎容釋例亦曰明堂太廟凡有七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胷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莫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聖上大啟崇基光膺寶運功高開闢之後德邁邃古之初鳳紀龍官譬畎澮於溟渤隨山鍊石慙培塿於方壺大樂與天地同和豈奏曩時之韶夏大禮與天地同節寧踵前代之膠庠天縱多能睿喆宏覽總五行之秀氣抱六義之菁華秩宗

茂典皆取必於宸極共工妙術咸稟訓於深衷隱顯無違
洪纖必應百神受職萬物斯覩將建明堂爰降絲綉規矩
之度久已蓄於聖懷遠近之宜實不惑於僉議假如姬旦
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彛則尚或補其闕漏况乎鄭氏
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昔漢謹封禪博召諸
生則乖戾多端事乃依違累載惟倪寬先覺獻奏昌言獨
斷之於天子於是制詔始下決策施行紹列辟之鴻明成
天下之壯觀今旣時和歲稔俗阜萌安兆庶子來鈎繩庀
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

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時祇奉德音作皇代之典彛永
貽則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畧而不論悠悠常談不足循
其軌轍謹議

功臣配饗議

竊以肅恭禋祀經邦彛訓追遠念功歷代鴻典故當立文
定制適事從宜垂裕後昆永貽憲則聖皇馭寓元化醇深
錯綜遺文苞括舊藝於穆清廟備孝享於吉蠲股肱良哉
豫銘常之配侑爰發明詔俾命率由秩宗致請博謀僚列
淺聞寡見無足觀採但禮經殘缺年載遐深傳習各殊執

見靡一爾雅說祀禘爲大祭公羊義大事爲禘何休所釋
又異鄭元然皆一配之文曾無重視之證是非衆論雖曰
踳駁隆殺二端厥趨可覩謹按禘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
於禘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於大享周禮著祭於大烝是
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以降莫不通行中
間雖經差失梁朝又已矯正有齊立號朝宗河朔周氏命
厯卜食咸陽修定禮義皆有憑據同遵此典未嘗釐革今
欲更改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顯其跡悠悠之
論蔑足云也且夫無豐於昵昔賢著誠黷則不敬祀典明

文徒見異端假從臆說煩而非當於義無取又尋古之配
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况乎臣之立功各因所
奉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爲祭自於本室廟未毀者不
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
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畧論情卽
理孰曰可安今請袷配功臣禘則不豫依經合義進退爲

允謹議

又異禮嫂叔舅服議

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

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
承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實爲舛駁
特降絲綉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
元覽獨昭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
巷歌况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貴業本同遂乃
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已獨晏然元黃
莫改靜言至理殊非宏通無益關防實開淪薄相爲制服
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旣
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

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總服曲生異議茲

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

服靡副本心愚情為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

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

制吏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如舅姑為婦其服太輕冢婦止

於大功眾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

誠愛兼極畧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

之妻翻其減降又是厚薄乖衷義理相形以類而言未為

允協今請冢婦葢服眾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筭

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謹議
安置突厥議

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旣得而臣之請皆置之
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

此北食在會身愈其物豈限亦不無患矣
 矣無燃燔習土古祖不辨且劫一節料西且之
 之身外物之餘前款後同慎風合平既其
 矣豈豈矣風蕭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八目錄

顏師古 二

上漢書注序

等慈寺碑

神州地祇祝文

四大河祝文

姚思廉

止足論

張元素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四十一
諫修洛陽乾陽殿書

上太子承乾書

重諫太子承乾書

重諫太子承乾書

陳正道對

蕭鈞

顏勤禮贊

蕭相志

唐文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一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八

顏師古

二

上漢書注序

諸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

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為服應

曩說疎紊尚多蘇晉界多剖斷蓋勘蔡氏纂集尤為牴牾

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

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

邦國宏敷錦帶啟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

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慙遠致歲在
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
粗陳指例式存揚摧

等慈寺碑

若夫有功可大盛業光於四表有親可久厚德加於萬類
救災撥亂闡宏威以則天立愛宣慈垂至仁而濟物其於
司牧黎獻汲引羣生窮高極深道隆致遠伏以現神通力
摧破波旬之兵開方便門消滅尼犍之罪斯蓋法王聖跡
調御善權不可思議莫知邊際者矣自隨歷云季政網不

網海岳沸騰函夏圯裂繩樞競起白挺稱兵毒卉久敷妖
精晝隕五山並食九嬰為害交相吞噬恣行剝斲仰顛蒼
昊跼跡靡依俯墜塗炭無所剝極則亨否終斯泰用
集明命爰啟真人我大唐皇帝慶發靈圖祚昭寶籙撫茲
歸運拯彼橫流惟神惟幾迺文迺武聰明時又勇智自天
猗歟五材聖質苞其純懿大哉七德宸鑒測其幽遠至如
封胡異說力牧奇篇元女黃石之精微玉帳絳宮之祕要
莫不裁成睿思總制深衷超冠情靈之表得諸耳目之外
爰茲草昧自彼參墟投袂濡足東征西怨克翦方命鯨鯢

斯盡芟一干紀邦域底平掃欃槍於天衢匪遑寧處戮猶
狂於地表無思不服阪泉涿鹿之師議勤已陋共工有扈
之戰固多慙色載籍所傳孰可侔其髣髴言象所塞安足
紀其希夷武德之初諸華未緝穀洛之地尚阻朝厯念彼
王充偷安假息悼干戈之日用悵烽燧之多警於是親總
元戎授茲戚鉞建瓴東下將一車書北據崇芒南屯伊闕
雲羅旣布指期滌蕩然而賊竇建德往因多難夙長亂階
偽黨實繁凶毒孔熾妄作元圭之瑞竊號夏王驅扇黑山
之旅擅強河朔破邑屠城斬祀殺厲矯誣上帝多歷年所

又以逞其狙詐乘彼阽危卽傾許之人徒收亡隨之文物
遂乃憑陵濟岱薦食徐兗驟勝愈驕負力作氣惟茲勅寇
回惡相求臬此役也實來赴援溯流而上奄至滎陽間使
驅馳潛申約結將規合勢以抗我師首足互資實同夏屋
之獸前後迭至冀效常山之虵妙算所甄洞其曲折中權
所稟見可而進是以引麾北制移蹕東虞天策頻加神鋒
累奮其後酋渠相命妖孽並臻鑿齒之類爲羣寔窳之徒
成列發自板渚迄於茲地獷狻爭先陸梁競出比角舉尾
飲竭洪流吞石噉沙聚蔽陽景皇赫斯怒爰整六軍飛廉

翊衡豐隆先路然後置天地之陣揚日月之旗震夔鼓以
申嚴鏗虬鐘而大號星流電擊鳳矯龍騰坵巒爲之震跳
梗林於是靡拉陷堅挫猛刮野掃地喋血僵尸填坑滿谷
禽茲元惡未及旋踵仍執醜虜曾靡子遺渙若冰消灌同
魚爛氛祲祛除風雲融朗列代神璽莫不畢收前王彝器
此焉總獲旣而乘轅西返蒨旆右臨奮決水之威乘破竹
之勢廓清萬里大定三川散馬華陽飲至豐鎬豈如漢王
力競屢見屈於城皋魏武爭雄久連兵於官渡及夫海外
有截宇內無虞執玉帛以臨朝垂衣裳而班治珍符雜沓

繁祉網緼甘雨薰風時和歲稔正簫韶之樂非止咸英定
郊雍之禮豈惟俎豆跂行喙息跖實排虛邇游原遐濶
泳末攫摯忘嘴距之用夷狄齊冠帶之倫外戶常開內機

不作寘含靈於仁壽變品庶於陶甄思廣舟航無隔幽顯
靜言官首或握節以殉忠追悼行間有藿輪而棄野愍疏
屬之罪方滯迷塗念刑天之魂久淪長夜以爲拔除苦累
必藉勝因增益善根實資淨土乃命克敵之處普建道場
情均彼我恩洽同異爰立此寺俾號等慈境實鄭州縣稱

汜水班倕

字關一

集矩矱斯備式構寶坊樹茲靈塔飛梁虹

指浮柱星懸層閣崢嶸脩廊黠霽朝雲暫起華礎流津曉
露微沾夕盤泣瀦茹蘆在阪化爲詹蔔之林熠熠宵行翻
映摩尼之彩傍開柰苑敷淨花而韡華却帶蓮池積定水
而澄湛結衣萃止振錫來儀戒品齊芳禪枝並茂其地則
遙瞻太室夏后之所發祥近眺襄城軒轅於是訪道舳舻
控引循金隄以偏側冠蓋往來趨玉門而隱軫勢居爽塏
物稱衍沃誠原陸之膏腴信康莊之都會豈惟致罰之野
獲免汙豬淫慝所懲赦其京觀乃令深入緣起永脫蓋纏
普賴法財同歸妙樂悠悠曠劫憑慧力而靡偏繫繫恒沙

譬福聚而無盡南山之壽旣彌茂於億年北極之尊實牢
籠於萬代竊惟望雲就日博貫多能理極寰中道臻繫本
考覈篆籀徧詳流畧定儒墨之短長棄刑名之苛矯纖微
必舉幽蹟斯應不能遁其隱奧無所潛其肝蠻五老變爲
流星懸識象緯八靈符於積雪曲盡物名旻食忘勞昧旦
丕顯尚想巖穴博逮芻蕘俱幸滿堂之歡猶興納隍之慮
愛踰祝網仁兼扇暘降元覽而游藝觀人文以化成賤齊
梁之短篇鄙苦寒之危調轉規注河之論聽者開神芝英
垂露之書觀者眩目飛蜎妙術抑咒神工制律呂之輕重

知草木之情狀郁哉煥乎弗可記已重明養德守器光於
七鬯璇枝樂善作固列於維城威儀抑抑良翰赳赳文士
蘊金錫之姿武臣表熊羆之狀耕田鑿井雖受賜而無迹
擊壤鼓腹諒日用而不知百年然後勝殘仲尼之言斯濶
三脊之茅難致夷吾所志爲小蓋夫植操恒久莫貞乎金
石盛德形容聿宣於歌頌末臣庸謏預奉鴻猷雖罄短才
未揚休烈其詞曰

肇自无極初分太清二儀定位四大居貞緬求遂古逖聽

遐聲質文遞變粹駁殊名

其一

季葉紛詭政荒道喪逐鹿爭

驅乘龍有亢亟罹不造時逢无妄至治莫興嘉生靡暢二其

滔德既厭炎運將徂鴻飛野滿狼入朝蕪綠林叛換青犢

睚眦中外板蕩億兆淪胥三其聖帝膺期愍彼顛覆始建天

柱初安地軸萬難畢夷羣凶盡戮芒芒率土俱荷亭育四其

壽華釁社用康國步陽紆斃慝實清王度牧野非艱鳴條

豈固勢踰稗卷俯同榮注五其魔眾既摧勝幡斯立釋茲罪

垢俾申幽執施以無畏斷其餘習卽此戎墟招提攸葺六其

雲樓赫燁月殿玲瓏冬延愛日夏納清風白蘋齊葉丹桂

臨藂綺疏瞰迴繡閣臨空七其金繩吐光寶鈴和響香繞梵

次定全喜文 卷一百四十八 顏師古

音花飛仙掌妙想凝寂真容煥朗開士宅心伊蒲瞻仰其八

崇巖秀峙迅流長邁石城迴矚龍池斜界左顧敦碣右通

汎鄒實為勝境誕標靈怪其九至人惠利正覺津梁偕登萬

善普照十方深慈廣博冥慶遐長式光勿替永播無疆其十

神州地祇祝文

維某年敢昭告於神州地祇惟祇包函區夏載負羣生溥

彼域中賴茲厚德式遵彝典揀此元辰敬以玉帛犧牲粢

盛庶品明獻厥誠備茲禋瘞

四大河祝文

維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導九枝傍潤千里素秋式序
用率典常

姚思廉

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子初授秦王府文學
太宗卽位爲著作郎宏文館學士寫形於十八學士圖拜
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貞觀十一年卒贈太常卿諡曰

康

止足論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
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宏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
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
忌憚雖禍敗危亾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
張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狽斯爲
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
畧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
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

遁遠始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
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
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
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
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張元素

元素蒲州虞鄉人爲竇建德黃門侍郎建德平授景城都
督府錄事參軍太宗卽位累遷右庶子銀青光祿大夫授
潮州刺史徙鄧州麟德元年卒

諫修洛陽乾陽殿書

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
 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亾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
 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宏儉約薄賦
 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
 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
 葺諸王令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
 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
 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

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卽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
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
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
立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能復奈何營未幸
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
敬一言卽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
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
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
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自豫章採

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中間若用木
輪動卽火出鐵轂旣生行一二里卽有破壞仍數百人別
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畧計一柱已用數
十萬功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
楚眾離乾陽畢工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
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
言之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

下幸甚

上太子承乾書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宏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旣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侍讀覽聖人之遺教察旣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啟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旣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

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七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

重諫太子承乾書

巨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哺引納白屋而况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宏之四海之外者此因行以遠聞豈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固已崇高尚須

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宏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
兼練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輝睿
德而雕蟲小技之流祇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
射畋遊酣歌伎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
性古人有言心爲萬物主動而無節則亂臣恐殿下敗德
之源在於斯矣

重諫太子承乾書

臣聞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其
言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後周武帝平定齊梁卑宮

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贊舉措無度穢德日著烏丸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其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卽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力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爲萬姓所賴勇爲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肆情今之宮中山池遺址卽殿下所親覩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疎小人捨浮華尚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宏令聞不著讒言一至遂成

其禍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
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竊惟皇儲之寄荷戴
至重如其積德不宏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
子事兼國家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
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唯聚工匠望苑之
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
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
因緣誅戮之罪忠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
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

此失居中隱密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闐闐朝入暮出
穢聲已彰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書自邇已來縱逸尤甚
右庶子趙宏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
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今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
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禍敗方崇蔽塞之源不慕
欽明之術雖挹睿哲之姿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
病苦言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則天下幸甚

益其陳正道對

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

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幾已多虧失以日繼日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亾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禾沸騰被於寓縣所求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亾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

蕭鈞

鈞貞觀朝中書舍人

顏勤禮贊

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業彰素里行成

蘭室鶴鑰馳稱龍樓委質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蘭室鶴鑰', '馳稱龍樓', '委質', '依仁服義', '懷文守一', '履道自居', '下帷終日', '業彰素里', '行成']